

春華歲月

CHUNHUA
SUIYUE

沈毅 著

高健今生将永远不会忘记在他生命乐曲中的这个重要乐章，
不会忘记给他带来成功的喜悦和癫狂，
失败的沮丧和悲怆的这片热土，更感激这个将他锻造成一名真正成熟男人的熔炉。

春華歲月

CHUNHUA
SUIYUE

沈毅
毅
著
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华岁月/沈毅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
2011.7

ISBN 978-7-5125-0224-6

I. ①春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12199号

春华岁月

作 者 沈 毅
责任编辑 韦尔立
统筹监制 葛宏峰 兰 青
策划编辑 彭子悦 崔雪娇
特约编辑 李菁菁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市场推广 张 蓉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开
25.75印张 560千字
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
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224-6
定 价 36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作者简介

沈毅，1960年9月出生，于北京，大专文化。曾在外贸企业任职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深圳、东莞创办出口生产型企业，九十年代回京续办民营企业并担任董事长，曾多次在报刊发表文艺作品。

看 華 歲 月

CHUNHUA
SUIYUE

沈
毅
著

國際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华岁月/沈毅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1.7
ISBN 978-7-5125-0224-6

I. ①春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12199号

春华岁月

作 者 沈 毅
责任编辑 韦尔立
统筹监制 葛宏峰 兰 青
策划编辑 彭子悦 崔雪娇
特约编辑 李菁菁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市场推广 张 蓉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×1000 16开
25.75印张 560千字
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
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224-6
定 价 36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第一章

高健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，眼下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，他就读的这所中学地处西单附近，同学中有不少是京城西部各军队和国家部委大院的子女。高健从小是在空军机关大院长大的，快上中学时，他父亲奉命调到外地部队任职，母亲在城南某中学当校长，工作很忙，平时也无暇照管他们，因此，高健和弟弟、妹妹便来到位于新文化街的姥姥家居住。

前几天，高健领着几位同学在姥姥家的院子里，足足忙活了两天才扎好一个花圈。他们又郑重地将它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，几个人还在那儿摘抄诗词，折腾到了天黑才回家。

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早晨听说，一夜之间广场上的花圈全都被工人民兵没收了。这让哥儿几个实在是无法接受，他们在高健的带领下从学校直奔天安门广场，在广场上与一位留着小平头、身着绿军装、自称是二炮大院的大哥，以及其他大院的哥们儿相识，并在小平头大哥的带领下，从位于广场东南角的一栋小楼里，据说是工人民兵指挥部抢出了花圈。

几天后，高健正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课。张老师进来先跟正在讲课的班主任刘老师打了个招呼，然后，冲高健摆了摆手叫他马上出教室。高健心里挺纳闷，这上着半截课就把自己给叫出来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？前两天张老师不是说过，旷课的事儿过段时间再处理吗？怎么这么快又变卦啦？再说了，即便立马就处理，也不至于上着课就把自己叫出来呀。高健心里直犯嘀咕，当他看到张老师脸色异常严肃，而且，并没有带他去年级教研室，而是直接把他带到了学校人事保卫办公室，此时，高健的心里更是有些忐忑不安。

他跟张老师来到办公室，里面除了学校管人事保卫的李老师外，还有两位陌生人。见他们进来，李老师说：“这位就是高健同学。”又对高健说，“这两位是西城分局的民警同志，他们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。”李老师的话刚说完，其中一位坐在李老师办公桌边的人就问：“你就是高健？”高健答道：“对，我是高健。”另一位在靠墙长木条椅上坐着的人站起来对李老师和张老师说：“行啦，这儿暂时没你们两位的事儿了，你们先出去回避下，我们要单独找他了解点情况。”两位老师只得出去。

那人送走他们就关上门，回过身指着把椅子说：“你坐下！”随后，他坐到李老师的办公桌后，用眼睛斜视着他。高健这会儿才看清这两人，他俩一高一矮都身着没戴领

章的蓝色警服，戴鸭舌帽，个子高的那位外面穿了件米黄色的风衣。这打扮高健一看就知道他们是“雷子”，也就是便衣警察。那个高个子转过身来面向高健坐着，他跷二郎腿不停地晃动，又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吸起来。矮个的在李老师的桌子上打开公文包，取出笔和一沓记录纸。高个子依然斜愣着眼睛盯着高健问道：“我们今天来学校找你，是因为什么事儿，你自己清楚吗？”高健没回答。他弹了下烟灰又接着说，“没事儿我们找你干吗？我们吃饱了撑的？你好好想想四月五日那天，你上哪儿去了？都干了些什么？跟什么人在一起来着？都给我回答清楚喽！你明白了吗？”

高健心里非常清楚，知道他们肯定是要问这些事儿。所以，他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四月五日那天，我去天安门广场啦。”高个子一听顿时来了兴趣，他往前探了探身子追问道：“那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？”高健很沉着地答道：“我是去看热闹啦。”那高个子又问：“只是看热闹吗？没干什么别的？不可能就你一个人去吧？”“就是看热闹，没干别的，确实就是我一个人。”那高个子吸了口烟说：“你可别跟我们耍滑头，你那天的情况我们可都掌握了。你要争取主动，别让我们给你点出来，我再给点儿时间让你好好想想。”

高健沉默着，他知道那天在广场上的经历是绝对不能讲的，讲了不会有好结果。如果他们真的全知道，那他们问到时再说，随机应变。因此，他干脆还不开口了。等了一会儿，那高个子不耐烦了，说：“你想了这么长时间，想好了没有？”高健没回答，这回高个子来气了。他气哼哼地说：“怎么着？你还想跟我们来个死鱼不张嘴的？”然后，他猛地一拍桌子吼道，“你给我老实点！说！广场上那辆‘上海牌’轿车是不是你点的火？”他这一拍桌子还真把高健给吓了一跳，猛地又听他提起烧车这档子事儿，他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
此时，高健只能还是不开嘴，看他们下面怎么办。高个子看这招也没起什么作用，站起身走到高健面前，冲着他气哼哼地说：“小子，怎么着？不相信我们掌握了你的情况，是吧？”说完他转回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照片，狠狠地往办公桌上——摔，吼道，“瞧瞧，这就是证据！你过来给我仔细看看，这里面有没有你？”说完他走到高健身旁，抓住高健的衣领把他拉到办公桌边。高健只得仔细观看照片。

这是几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，都是在广场烧汽车现场附近拍摄的。有两张照片高健站在小白师傅身后，小白师傅正往车身上淋汽油，另外几张都是高健和小白师傅奔跑时照的，在他们身后汽车正在燃烧，火苗挺高并且黑烟滚滚。几张照片中高健的脸都很清楚，而小白师傅不是回着头就是侧着脸，要不就是脸被高健挡住。还有几张是他和小平头大哥正举着花圈往纪念碑跑的照片。

高健此时浑身都凉了，心想这回全完了，他们已经全都掌握了。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心里直扑腾。不过此时他头脑尚还清醒，他不知道这俩人下步要怎样。他在心里暗自给自己定下条杠杠，无论如何自己都不能供出其他人，不能出卖朋友，他绝不干这种不仗义的事儿，绝不能害哥们儿。

高个子见高健坐下后低头无语很是得意。他吸着烟盯着高健问：“怎么样，有什么感想？你这回知道我们公安机关的厉害了吧？老老实实地给我交代问题，别想蒙混过关！”他又拿起桌子上的照片，指着上面的小白师傅说，“实话告诉你吧！这小子已经被我们抓到了，他都向我们交代了，说那辆汽车是你烧的，你看你还不主动交代，还想抵赖，还想包庇别人，人家可没顾及你哟！你别再犯傻了，还是好好想想，给我一五一十地说，你跟照片上的那小子是怎么认识的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儿？他在哪儿工作？还是在哪儿上学？尽可能地把你所知道的，关于这小子的情况都交代清楚，争取减轻你自己所犯的罪行，争取有个立功的表现啊！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高健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有数了，他这分明是在诈自己呢。他马上抬起头来说：“我哪儿知道这人的情况呀，既然你们把他都抓了，那还问我干吗？直接问他去不就得得了？”高健这话可把高个子给气坏了，也许他此时也正为自己前后矛盾的话而懊恼。他气急败坏“腾”地站起身，猛地冲到高健身前，恼羞成怒，抡起巴掌狠狠地给了高健一记耳光，抽得高健从椅子上摔到地上。高个子还觉得没出够气，又在高健身上狠踢了几脚，嘴里还念叨着，“让你小子嘴硬！不给你点儿厉害的，你就不知道姓什么了！”高健嘴角已经淌出鲜血，半个脸也已红肿，他的犟脾气上来了，猛地从地上爬起来像头愤怒的小牛犊扑向高个子，一脚踢到高个子腿上。高个子“唉哟”一声，抡起巴掌又打了高健一耳光。高健一个趔趄倒在地上，只觉得眼冒金星耳边轰鸣。

高个子还想过去继续踢打高健，被闻声夺门而进的张老师和李老师拦住。张老师见高健被打成这样很是气愤，他扶起高健责问高个子：“你们为什么这样打我们的学生？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？他现在还只是初三年级的学生！”高个子对做记录的那人说：“你把这小子给我铐上，把他带回局里再审！”张老师忙说：“你们不能随便带走我们的学生，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的，我们学校可以配合做工作。”高个子没好气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这是我们的事儿，你们学校配合不了。”

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史主任来了，这是位老革命，是早年延安抗大的学生。他打过日本鬼子，参加过解放战争，还在北平从事过地下工作。建国初期，高健的母亲读师范时，他就是高健母亲的老师和校领导，后来又担任教育局的领导工作。“反右运动”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，后经审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，被降级调到高健上学的这所学校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被下放到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，前几年才恢复工作，他为人正直，深得教师和学生们的尊重。高健对这位长辈、老革命更是崇敬。

他进来后先看了看高健，然后气愤地责问高个子说：“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殴打我的学生？还把他打成这样？凭什么还要带走他？”高个子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们当然有权利对反动分子实行专政，并且要带走他，我们是在办案。”史主任说：“对一个孩子实行专政？真是岂有此理，闻所未闻！我们学校绝不能容许随便打人，随便从学校带走学生。如果你们非要带走他，带走我的学生，那好，那你们就先把我带走好啦！”很显然史主任此

时已是非常气愤，他接着说，“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铐我戴过，监牢我待过，牛棚我也住过了，我这把老骨头没什么可怕的了，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要怎样？”高个子说：“行啦，行啦，你别在这儿摆老资格。我奉劝你们，我们是在办案，你们可都别影响我们的工作。这小子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重要嫌疑犯，我们必须得把他带回局里审查。我们是掌握证据的，你们可以看看这些照片！”说着他拿起那几张照片摔到张老师手里。

趁着几位老师看照片时，那位做记录的人已给高健铐上手铐。高个子对几位老师说：“这回你们都清楚了吧？我还要奉劝你们都要站稳革命立场！”说完他一把夺回照片放进公文包里，趾高气扬很是得意地大声对老师们说，“都让开点路！”又冲另外那人摆了下脑袋说，“把他给我带走！”史主任忙说：“带走我的学生你们应该与我们协商，征得我们校方同意。另外，你们应该给我们学校一个手续，我们还要向学生家长交代。如果没有任何手续，那你们就不能随便把人带走！”高个子夹着公文包冷笑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们公安局抓谁，带走谁，还得你批准是怎么的？你怎么向学生家长交代，那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啊！”说完他抓住高健的衣领往门外推了把并吼道：“你给我头里走！”史主任被气得浑身颤抖，他还想阻止，却被张老师和王文江老师劝住了。

当高健红肿着脸被押到操场时，正赶上课间休息，很多同学围上来，有的同学喊：“凭什么打人？”“凭什么抓人？”“打人是犯法行为！”一时间群情激愤。高健像是得到了鼓励和支持，他昂着头挺着胸，毫不畏惧。

高个子走到停在學校大門外的拷斗摩托車前，用腳踹了几下腳踏，未能將摩托車發動着，同學們發出陣陣哄笑聲。高个子让矮个儿将高健塞进摩托车拷斗里，他自己又继续用脚猛踹脚踏想尽快把这车弄着，可是这辆摩托车就像故意和他较劲似的，任凭高个子怎么使劲儿依然是死活不着车。同学们却随着他一次次的失败发出阵阵起哄声。高个子气呼呼地转过身，冲着同学们喊道：“谁起哄呢？你们谁再起哄，我也把他一块儿带走！”说完他转回身用力狠踹了一脚，没想到这回还真发动了。摩托车载着高健在同学们的起哄声中离开了学校。

摩托车风驰电掣开得飞快。由于车太破旧噪声很大，拷斗里的座位还坏了，高健只能蹲在里面。高个子弓背缩脖地在前头开车，矮个儿骑坐在后座上，一只脚却踩在高健背上。高健本来蹲在里面就很难受，背上再让那家伙踩上只脚，弄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。风吹到他的身上，被打得红肿的脸像被针扎了似的痛。他心里清楚，更大的痛苦还在后面，如今落到这帮人手里，自己不会有好，不被他们打熟了，他们是绝不会便宜了自己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挺住，要坚强，要坚守自己定的杠杠，打死也绝不能出卖朋友。他从小就喜欢看书，特别喜欢那本《牛虻》，书中的主人公亚瑟——一位年轻的革命者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高健崇拜亚瑟那种坚强刚毅的性格，那种勇敢不怕死的无畏精神。

摩托车拐来绕去在民族文化宫后面的一座拘留所门前停下。几米高的围墙四角都有

岗楼，两扇大铁门已是锈迹斑驳。高健被高个子一把从摩托车挎斗里拽下，从旁边的一扇小铁门进去，直接被他们押到一间房门前。高个子推开房门抓住高健的后衣领往屋里猛地使劲推搡了一把，又在他身后狠踢一脚。高健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，头正撞到墙边的暖气上，顿时鲜血直流。高个子恶狠狠地说：“小子，到了这儿，你给我老实点儿，要不然，你就甭想出去！”另外那位也跟着进来，他从黑色公文包里取出纸笔，在张破旧的办公桌旁坐下，又准备做记录。

高个子点上支烟猛地吸了口，冲着地上的高健说：“小子，给我起来！”随后又用脚踹过把椅子。高健双手戴着手铐头上的血还在流，他非常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。当他刚坐到椅子上立刻觉着疼痛难忍，他知道这是被高个子踢的，他那脚正踢到他的尾骨上。高个子是用足了劲踢的，他还穿着大皮鞋，这还能轻得了吗？高健根本就不能正常坐了，他只能用后脖颈儿靠在椅子背上，屁股尽量往前，后背和腰部悬空，脸朝上，抬着头避免血流进眼睛里。高个子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他所问的问题仍然是小白师傅和小平头大哥的情况。这下高健就跟没听见似的死活就是不开口，他闭着眼睛横下心了，任你爱怎样就怎样，反正你们甭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。过了很长时间，高健头上和脸上的血都凝结成块，这两个家伙仍然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高个子说：“行啊，小子，你还挺能扛啊！那好，你就扛着吧！咱们最后再看谁能扛得过谁。我办过那么多案子，抓过那么多人，最后可还没有谁能扛得过去呢！就你这样的小崽子还敢跟我玩哩喂儿愣？你等着，咱们下午再说！”他抬腕看了看手表对另外那人说，“上午先这么着，咱们先吃饭去，下午再审。”另外那人问：“这小子怎么办？”高个子很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管他干什么？先把他铐暖气管上！”矮个儿说：“甭铐了，待会锁门就是了，他到咱们这儿还跑得了？”高个子冲他挤了挤眼又一努嘴，露出狡诈阴险的微笑。“铐上！让这小子冲墙蹲着，好好地给我反省，他不是挺硬的吗？”那人走过来先开了手铐又从暖气管上穿过来，然后再给高健铐上。这回高健跟暖气连到一块儿了，他只能面冲墙蹲在地上。那两人关上门走了，房间里只留下高健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矮个儿进来拿着一小碗咸菜丝和一个玉米面窝头往桌子上一放，说：“吃吧小子！吃完了好好想你的问题，老老实实地交代，死扛可是没你好处！”说完他又转身出去了。高健是真饿坏了，从早晨到这会儿肚子早就叫上了，这要是在平时，他早都回家吃完午饭又返回学校上下午课了。此时，他也顾不上身上的疼痛，伸着脖子扭着身子去够桌面上的窝头。他的两只手被铐在暖气管上，只能用嘴直接去咬窝头，他狠狠地咬了一大口慢慢地咀嚼着，没有水，噎得他直伸脖子，这窝头真是太难吃，又粗糙还有苦味。高健却顾不上这些，连吃了两口，可那窝头却偏跟他作对，从桌上跳了下，又落到地上还往前直滚。高健用脚试图够回它，却总是差一点，就是够不到，他也只好作罢。而那小碗咸菜丝他只能用舌头尖去碗里舔，高健真想痛骂他们，可是他稍微动作大些浑身就疼痛难忍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两位推门进了屋，高个子打着饱嗝嘴上叼着牙签，他看见地上咬了几口的窝头笑着说：“怎么样啊，小子，这儿的饭挺好吃的吧？是不是想在这儿多吃些日子呀？你好像没吃饱是吧？”说着他用脚在窝头上踩了下，把窝头踩成了个饼状，又用脚踢到高健面前说，“嘿，小子没吃饱接着吃，这儿的窝头管饱。你这小反革命分子，农民同志种的粮食就不配给你们吃！”他的话和举动可是把高健惹恼了。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突然冒出了句：“留着给你妈吃去！你才是反革命分子呢！”这下给那俩人都弄懵了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高健不但不服软不求饶，反而还敢张口骂人。

片刻，高个子忽然发疯了似的扑到高健跟前，抓住他的衣领将他从地上提起，然后左右开弓狠狠地抽了高健几记耳光，又把他推到地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小兔崽子，你还敢骂老子，你真是胆大包天活腻了！你这个小反革命分子，我今天好好的规规矩矩你，让你领教领教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这个小反革命分子！”他对蹲缩在地上的高健拳脚相加一通暴打，仍然觉得没出够气，又抓住高健的手铐使劲地抖动着。手铐一扣一扣地收紧，直到手铐磨破肉皮陷进肉里，血顺着手背流下来。高健的脸又肿了，嘴角刚不流血这会儿又开始淌血，身上头上脸上手上的伤疼痛起来使他全身颤抖，浑身是汗，汗水和血水混合着往下流淌。但高健依然紧咬牙关微闭着眼睛斜靠在墙边，愣是不吭一声。

矮个儿在旁边有点看不过去了，对高个子说：“差不多就行啦，这小子真经打，还真有点爷们儿劲儿。我看算了，咱们从这小崽子身上也挖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，先甭理他啦，不如咱们趁早去文华胡同把姓郭的那小子抓回来，没准儿从他那儿能弄出些货来。”这会儿高个子也打累了，他喘了口气把上衣领扣解开说：“行，就这么着吧！把这小子先关号里，圈他几天，让他明白明白！”他又恶狠狠地说，“告诉他们拘留所的人，这小子不服管教不老实，先饿他几顿甭给他饭吃，等他服了再说！”另外那人连忙给高健从暖气管上打开手铐，一把拽起高健大声地喊道：“走！起来，给我往头里走！”把他押了出去。

他押着高健又进了一个门，在一个筒道似的铁栅栏门前，将高健交给一位穿制服的警察，说：“他的拘留手续，我待会儿给你补过来，把他关特号儿里！”然后转身走了。

高健踉踉跄跄地被押到牢房门前，警察打开铁门让高健进去。当高健刚跨进牢房门就听到身后“咣当”一声，铁门被锁上了。高健定神往里看去，这牢房里空无一人，像是被特意腾出来的，里面不大又黑又潮，对面的墙上有个很小的窗户，窗外焊着铁条，牢房周边有类似农村土炕样的高台。高健找了个靠墙角的地方坐下，想躺下可是尾骨和身上被踢的伤处疼痛难忍，他只能侧着身躺在冰冷的炕上。就在高健刚要睡着时，却被一阵铁门声惊醒。他抬头望去，有位中年人被推进来。

这人像是也被打过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双眼发直脸上红肿着。他走到高健旁边坐下

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是什么世道哇？拍了几张照片就被关进来，我犯了什么法了，犯了哪条罪啦？”高健本来觉着好容易见到一个人又是位长者心里挺高兴，可是听了他这番话，不由得想起上午在学校那俩家伙拿出的照片，心里有些警觉和反感。他不知道此人是什么人，决定少说话多观察。那人问高健：“看你这伤势被打得不轻呀！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？”高健不冷不热地回答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。”那人听后又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。高健趴在炕上想睡觉却无法入睡，疼痛使他动都不敢动更不想讲话。到晚上已经进来五六个人了，听他们各自讲的情况都是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有关。

第二天上午，又有人被关进来。高健抬头细看不由得愣住了，对方也愣在那里，原来刚被关进来的是那天在广场上认识的小胖。两人相见又惊又喜，没想到哥们儿又在这儿见着了。高健不顾伤痛赶忙挪了挪身，招呼小胖坐到自己身旁。小胖过来看到高健便说：“健子，你让这帮公安给打成这样啦？哟，看你头上和手上的伤特疼吧？赶明儿咱们要是被放出去，我见着他们，肯定得拿板儿砖拍他们！”高健问小胖：“他们打你了吗？”“进了这地方能不打吗？我刚被逮进来就被他们一通臭揍，好在我始终都低头抱着脑袋，还没什么明显的伤，可是，我身上被他们连踢带打的，这会儿也是特疼。”说着小胖掀开上衣，他后背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

中午刚过，又有人被关进来了，小胖冲进来的人喊：“哟，这不是小豆子嘛？你也折进来啦？快过来，到这边儿来！”小豆子左眼被打青了。他到小胖身边坐下，跟小胖握了握手，说：“怎么着，你早就折进来了吧？”小胖说：“比你早几个钟头。”他指着高健说，“这位是空军机关大院的健子。”又指着小豆子对高健说，“这位是西城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的小豆子，你们其实应该见过面。”小豆子向高健伸过手来说：“对，是见过，那天在广场小楼上。”高健跟小豆子握着手直点头。小胖问小豆子：“你也是被别人点进来的吧？你这眼眶都青了，准是这帮孙子打的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？今天早晨我去上学，刚出我们家楼门口就上来俩‘雷子’问我姓名。我一瞧，不对劲儿，趁他们还没抓住我时撒腿就跑，没跑出几步就让人给逮着了。这家伙上去就给我左眼一拳，当时我这只眼睛就给封了，其他俩人把我往摩托车挎斗里一塞就给我弄这来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呀？”小胖说：“你这算轻的，你瞧瞧健子，让他们给打得都成什么样啦？差不多遍体鳞伤了。这仇，嘿，咱们算跟他们记上了，让他们等着，别忙，早晚有一天，咱们得跟这帮人打上一顿！”小豆子立马解气地说：“对，到时候，打我那公安让我碰上，嘿，我非拿菜刀剁了他！”小胖看了小豆子一眼，有点带挖苦地说：“你这会儿先别吹，咱们到时候再说啊！”高健由于身上的伤痛没说话。

到傍晚，牢房里已被关进了十几人，空气污浊，人声嘈杂。高健有些犯困，正靠在墙边闭目小憩，铁门打开又有人被关进来。高健循声看去，进来的又是位熟人，是海军大院的建军。小胖招呼建军坐过来，哥儿几个相互握了握手。建军说：“哟，真没想到，咱哥们儿到这儿集合来了。健子，上次咱们从广场上撤退后，这才几天呀，咱们就

都折进来了，要说咱哥儿几个可是够有缘分的。”说完他在小豆子身边坐下。高健笑着答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，如今咱们全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啦，能没缘分吗？眼下咱们的政治面貌都一样，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坏分子，咱们已经都混到这粪堆上了。”小胖在旁边愤愤地说：“谁是反革命分子呀？我才不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呢。”小豆子说：“你承认不承认管什么呀，反正眼下人家是给咱们全都拍到号儿里来了，你都进局子了，你还不是反革命分子？那你是什么呀？你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啊！好人还能上这儿来？人家谁不这么认为呀？以后出去，你还能说得清楚吗？”小胖辩解道：“怎么不是好人啊！这都是他们给咱们定的，这叫，这叫……”

他一时着急还回想不起来该怎么说了。对面的人帮他想到了，他冲小胖说：“欲加之罪。”小胖忙接过来对小豆子说：“对，这叫欲加之罪！你知道吗？”建军侧着身说：“哥儿几个，我进来前，社会上都传遍了，说这次天安门广场‘反革命事件’所逮的人，一律都要枪毙，绝不留下活口。咱们还真得做好准备，不定哪天就给咱们拉出去执行啦！我估计咱这号里人凑齐了，可能也就差不多了。”“啊！”所有人听了这话都惊呆了。

高健也两眼直愣愣的说不出话来。此时，他想起了父母，想起了妹妹、弟弟和年迈的姥姥。想到自己将要离开亲人，离开这个世界，他眼圈也有些潮湿，他也怕死。谁都不想死，可是，如今落到这一步又有什么办法呢，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想别的都没用，还是应该勇敢地去面对。于是他迅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

这时已经有人在哭泣，小豆子边哭边念叨：“我可不想死，我才上初二，我还没活够呢，我们家里就我这个独生子，我要是被枪毙了，将来谁管我妈我爸呀？”小胖在旁边很不耐烦，他对小豆子说：“你以为就你不想死啊？谁也不想死啊！你瞎号管什么用呀？你以为那帮人看见你又哭又号的心就软了，就发慈悲了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！没准儿他们还笑话你呢，等到枪毙时，还得多打你一枪呢！”他这话又把小豆子吓着了，他立时停止了哭声，用手抹了下眼泪问：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小胖说：“没办法，咱们眼下就像是大红门屠宰厂里的猪，人家开闸往屠宰机里轰，咱们只得跟着往里走，明知道去死也只能这样了，没辙！你想蹦跶根本就没机会，所以，我觉得爱怎样就怎样吧！”高健说：“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！咱们都不要怕！要坚强些，死也要死得像样，要显得悲壮些！”建军说：“对，咱们怎么也得像个爷们儿，咱们都是站着撒尿的呀！”

高健被关进来五天了，从来也没人再提审过他。其他人也都是这样，凡是被关进来就没人再理会你，真是有点像建军说的那样凑人数呢。这天上午，牢房的铁门被打开，有位警察向里边喊：“高健，出来！”所有的人心里都颤了下，全都愣住了。

高健也懵了，他心里想，莫非是先把自已提出去处决了？看来自己的末日到了。他的腿直抖，呆愣了片刻，外面的警察又喊了一遍，高健才努力调整好情绪。他想自己是头一个被执刑的，怎么也得给他们做个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的榜样呀。于是，他站起来很郑重地整理下衣服，又用手挠了挠头发，其实他留的是小平头根本用不着挠，他跟

小胖、建军、小豆子和诗人等一一握手道别，边握手边很沉重地说：“我先走一步了，大家要坚强，要保重自己，我会在阴间等着你们的到来！”诗人带着悲伤的腔调握着高健的手说：“老弟，请一路走好，我们随后就到！”高健昂头挺胸迈着方步走到牢房门口，又回过身来面对所有人慷慨激昂地说：“请大家不要悲伤，不要因为我的牺牲就失去斗志。死亡并不可怕，我相信杀了我一个还会有后来人的，请大家一定要节哀，要坚强啊！”说完他右手攥拳做了个姿势。

门外的那位警察早就不耐烦了，冲高健吼道：“你小子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赶快给我出来！”一把将高健拽了出去。铁门“咣当”一声在他身后关闭。高健听到身后号儿里不知谁带头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那位警察又冲高健吼道，“你给我往头里走！”高健的头昂得更高，步子迈得更稳。

第二章

高健被直接押到一间大办公室，他见办公室门口处站着几位警察和穿便衣的人，再往里看去，当时就腿发软神情呆滞了。

原来，里面沙发上高健的父亲正异常严肃地坐在那儿，他身后还站着常跟随他的谢参谋和战士小李。高健心里想，这次自己真是闯下大祸了，都惊动了远在外地的父亲，而且还让他到分局拘留所里来。父亲向来对他们这些子女要求非常严格，特别是对高健就更加严格，因为他是老大、长子。平时，他在外面闯了祸，父亲都会严厉地训斥，再关他半天或一天的禁闭。他大了以后禁闭不关了，却要罚他每天早晨起来像士兵那样出早操、跑步或是别的项目，而且要做够时间，动作必须还要做准确，想睡个懒觉那根本就别想。所以，高健平时很慊自己的父亲，今天父亲的到来他虽然还是犯慊，可是他心里清楚，毕竟自己今天死不了了，而且自己马上就会被接出去。他心中又涌起一阵窃喜。

他迟缓地走到父亲面前，愣呵呵地问：“爸，您怎么来了？”父亲没答理他，只是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他一番，目光落到他手腕上和头上的伤疤处。父亲问道：“你这手腕上和头上的伤是怎么搞的？”高健低着头说：“是让他们给打的！”父亲厉声地追问道：“谁打的？是被谁打的？”高健像有了依仗，转身指着正站在办公室门口处的高个子说：“是他，就是他打的！”

父亲转向高个子厉声质问道：“你凭什么把他给打成这样？”高个子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因为他不配合。”“不配合你就可以随便打人吗？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力？”父亲已经是非常气愤。高个子冷笑着说：“我们不打好人，因为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！”父亲的脸色由红变白这会儿变成了铁青色，他愤怒地盯着高个子说：“我看你小子才是个真正的反革命分子！”父亲突然从沙发上跃起，像头发怒的雄狮冲向高个子，他喊道：“你给我过来，我今天要看看你怎么打他！”父亲身后的战士小李迅速从腰间拔出手枪也紧随父亲冲过去，谢参谋和一位年长的老民警急忙拦住他们。

高个子先是被这阵势吓呆了，等他回过神来转身像只兔子似的撒腿便跑。谢参谋说：“高师长，请您务必冷静！小李，你把枪收起来！”老民警劝道：“老高同志，千万要冷静啊！”父亲指着跑出去的高个子说：“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饶不了你小子！我还要找你们分局革命委员会！”

老民警说：“老高同志啊，你跟这些人置气可是真的犯不上，你还是把孩子赶快接回去吧！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！”他见办公室里已没人，又说，“这几个小子都是些造

反派，你理他们干吗？你没必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你刚才进门我就认出你来了，你是咱们空军有名的老资格战斗英雄。我也是从空军刚转业下来的，你可能认不出我了，其实咱们在一块儿开过会也吃过饭。”他这一说父亲才仔细端详他，然后，握着他的手说：

“啊呀，你不说我还真没认出来，你是司令部机关保卫处的刘科长，怎么转业分配到这儿来了？我说刚才见你觉得有些面熟呢，是你这身衣服弄得我认不出你了。”

“是啊，过去咱们都是穿军服的，眼下穿上这身蓝警服有些变样了。”说完两人大笑起来。高健呆站在旁边直犯愣，刚才父亲的那阵势也把他吓傻了，他知道爸脾气大，可是还真不知道爸敢情还挺护犊子。

老刘过来看了看高健头上和手上的伤，叹了口气说：“造孽呀！他们还都是些孩子呢，这帮家伙身后是有人支持的。老高同志，你还是赶快带孩子去医院治下伤吧！他能这么快出来也是万幸，这次咱们军队干部的孩子进来了不少，那些孩子什么时间能出去还都不好说。前天才看到他们的材料，我才知道这小子是你的儿子。咱们空军的孩子进来的还有几个，我看了看都没什么大问题，不过是跟着起了起哄，毕竟他们还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，能懂什么。我给老首长李副司令打了个电话，请他帮忙通知下你们家长过来把孩子接走保出去。唉，眼下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。”父亲听后非常感激，握住老刘的手说：“老刘同志，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多亏了有你帮忙，孩子才能这么快出来。我说李副司令怎么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说是让我立即回北京开会呢。早晨我到北京了，老首长说，让我先过来把孩子接出来。唉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！”

“老高同志，咱们都是老战友还谢什么？我这也是在执行老首长的命令。老首长命令我尽可能地把孩子们保出去，特别是咱们空军的这几个孩子。”父亲听后直点头。老刘又说，“老高同志，这个地方我就不多留你们了，咱们以后找个机会再好好聊吧。走，我给你们送出去。”

几个人出了办公室又走出大铁门，走到高健父亲的汽车旁。老刘跟父亲说：“老高同志，现在的政治形势不太好，人们都觉得特憋得慌，也不知道这块黑云什么时候才能过去。”父亲很有信心地说：“不会太久啦！老刘同志，黑云永远不会成气候，太阳一定会出来的！”“是啊，咱们就盼着这天快点到来呢！”

高健向老刘鞠了个躬，说：“谢谢刘叔，再见刘叔！”他在谢参谋的帮助下上了车。父亲对老刘说：“老刘同志，看来地方上的工作环境比较复杂，祝你一切顺利，多多保重！”“老高同志你也多保重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说完他俩互敬军礼，父亲才上了车。汽车走出了一段距离，高健从反光镜看见刘叔还站在那里向他们挥着手。

父亲送高健在距离拘留所不远处的邮电医院上药包扎后，汽车又载着他们开进了空军招待所。父亲让小李去找已经住在这里的林团长，自己带着高健和谢参谋直奔小餐厅。他们来到小餐厅刚坐下，父亲就被人叫住。

高健也认出来了，站在门外的这位正是著名的空军战斗英雄王伯伯。王伯伯现在